

考研泄题给“舞弊入刑”出题

余宗明



今日论语

这两天曝出的这则新闻,让万千考研学生的心情跌至冰点: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27日结束后,当晚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微发布声明,称接到举报,反映有考生收到个别科目部分试题的作答与考题内容相关,教育部有关部门立即报请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大量截图流传,印证着抡才大典失守的传闻恐怕不虚。此次泄题涉及范围有多广,哪些人或机构参与了,目前有待查证。而泄题答案截图中出现的聊天群名、考研培训机构名称等,都是可顺着摸瓜的藤,公安部门联合即时通讯服务商

进行技术筛查取证,揪出某些露出尾巴的组织者、参与者,应该不难。

但即便查出部分暗箱操作者,公众出现褶皱的“信任纸张”,恐怕一时也难抚平;要知道,这次泄题丑闻,跟“史上最严”研究生考试的名号撞了个满怀。而“最严”,源于入罪的震慑:今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将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人们满心期待,在国家考试特别是防范最缜密的高考、公考、研究生考试“三大考”中,据法严惩,能切实起到根除舞弊的作用。可这份期许如今被泼了瓢冷水,违法成本提升并未使作弊行为销声匿迹。

在此背景下,要挽回在“最严”

和乱象依旧的落差中跌落的信任值,就必须将已暴露的问题当作“违法必究”兑现刚性的试金石——要彻查泄题事件的经过,将“最严”体现于零容忍的处理姿态中,虑及这是舞弊入刑后的几乎首次全国大考,有必要以与法条严丝合缝的个案追责,将其做成具有范本意义的“舞弊入刑第一案”,变为普法契机。

这种零容忍处理,既指在追责力度上不能轻纵,也指在溯责广度上“一个都不能少”。泄题黑色利益链通常呈现“三方共犯”结构:考试命题者或考务工作管理者监守自盗,将题目、答案转卖;培训助考机构当摘客,套取题目后,卖给考生。

这里面,对考试管理系统的“内鬼”要深扒,对相关考研培训机构要

严惩乃至吊销资质,买考题(答案)的考生同样要被全部揪出,对其违法行径,分别有对应的适用罪名。也只有揪出所有作弊考生并取消其成绩、考试资格,拿掉其投机换取的占坑机会,才能避免那些无辜考生被“挤掉”,才有补救的转圜余地。

考研泄题事件,是交给“舞弊入刑”司法践行的考题,事已发生,后续追责不能打折扣。当然,刑罚再有力道也是事后性末端治理,前端管控仍是防止舞弊的关键。拿泄题来说,比起可通过入场指静脉验证发现的替考舞弊、侦测屏蔽器拦截的高科技作弊,泄题的命门在于试题安全保密工作。在这方面多些切实制衡,从泄题到民情激愤再到补救的链式反应,也就没了开端。



新民随笔

再会

董纯蕾

说再会,往往是分明知道再也不能相会。

巴尔干半岛上的奥赫里德湖,四面环山,湖面如镜。在任意一个搜索引擎里输入这个名词,显示的都是数不完的游记、旅游攻略及相关旅游产品,表达着同一个意思:美。然而,在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词典里,奥赫里德湖是一个圣地——在这片已存在于地球超过100万年的湖水中,栖息着“仅此可见”的几百个物种,多少次冰期来临多少次火山爆发都未曾破坏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至今湖内还生活着许多远古生物。科学家们称之为“欧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是的,加拉帕戈斯,那促使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太平洋上的群岛。

或许用不了多久,奥赫里德湖就不再是加拉帕戈斯了。那片沼泽——湖泊对抗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缓冲区,就要跟我们再会了。廉价航班来了,度假的人多了,奥赫里德湖所在的小镇必须建码头,造公寓。于是,湖的部分生态系统将被混凝土路面覆盖。深知这有多糟糕多灾难的人们,始终没想明白,“欧洲最古老的湖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光环,怎么都保不住奥赫里德湖的完整与稳定?

如此痛心与愤慨的再会,何其熟悉。自然的,历史的。都是“遗产”。前两天,同事报道,又有两处曾被列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的老房子,现被列入旧区改造计划,不知会不会突然某天就从地图上消失了,连好好说再会的机会都不给我们。这次“遗产”,在虹口。而类似的坏消息,在很多地方。他们大概真的体会不到,可以同这些岁月馈赠的“遗产”时时相会,不用真真正正说再会,何其有幸。

与毁灭一样可怕的,是糟蹋“遗产”。岁末最值得庆祝的说再会,是《飞鸟集》终于脱险了,那本充斥着露骨的荷尔蒙、“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的最新中文烂译本,终于下架了。有出版社愿意为冯唐之流出书,有李银河王银河愿意背书,都还不是顶顶可怕的,顶可怕的是我们需要兴师动众、大声疾呼才仅仅能令它在书架上消失,却无法阻止其在话题榜上又一次攀得老高。

就要跟2015年说再会了。但愿来年,和美好常相会,和丑陋不再会。

社区居家养老托举“夕阳红”

权威声音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中国先贤对“大同社会”的理想化描述中,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始终处于重要位置。

客观地看,中国社会的家庭状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四二一”的供养关系不断增加,年轻夫妇普遍承受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在供养双方老人时颇有些力不从心。同时,不少老年人开始在意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愿意和子女同住。在一些地方,“空巢”老人的比重逐年上升。

实现“老有所养”,显然不能局限于家庭赡养,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是值得探索的思路。

从国内外的情况看,社区服务设施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老年人休闲、养生的品质。积极建设供老年人活动的场所;积极建设社区食堂;积极提供技术保障,让监控中心与老人常用电话保持一键式联系……社区养老完全可以提供更多深受老年人欢迎、有效解决其生活不便的服务。

社区居家养老的关键之处,在于解决好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开办内容充实的老年大学课程、安排心理咨询师答疑解惑、组织

老人去近郊旅游……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老人就不会感到空虚和寂寞,生活的劲头也会越来越足。关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充

分挖掘、释放社区居家养老的内在潜力,在老龄化浪潮到来时,我们才能迎来“夕阳红”。(宋立秋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自由谭

某网评论日前刊登一文“代孕不宜规范”,认为“代孕是严重滥用生殖辅助技术的行为,严重违背了道德和伦理底线的行为,因此不宜规范,而要严厉打击”。近日读到新华社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删除当时正在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五条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规定,并相应删去与之相关联的修正案草案第六条,即违反规定实施代孕等将受到相应处罚的规定。国家计生委发言人说,因“代孕”比较复杂,还要听取各方面意见。在此,笔者说点想法。

法律修订中将“禁止代孕”的条文删去,意味着“禁止代孕”的理念将有变化,替代为“规范代孕”了。

一方提供精子或卵子,另一方

“代孕”条款修订引来的思考

周锦尉

通过资质机构购买之,获得人工受精卵,这为“夫妻中有一方生理有障碍”的家庭求得儿女带来福音。那么,倘若以人工方式取得受精卵,而妻子怀孕有障碍,找人代孕,行吗?代孕从歧视到理解,从禁止到适度放开,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允许代孕。我想,代孕是对不孕夫妇生育权的尊重,也是给有特殊情况(如“失独”、丧偶又有“养育孩子”要求、只有一个残疾孩子)家庭以满足需求的合理合法途径,甚至“二胎政策”实施后,可满足意要“第二孩”又已失去再怀孕条件对象的需求。“养育孩子”应当被视为家庭的最大“获得感”之一,应该被列入法律的许可之列。

当然,非法运用辅助生殖手段犯罪的行径,肯定存在,这是需要打击的,但合法的、规范的使用这个途径,我们的法律应该打开方便之门。笔者建议,设立专门的代孕机构,采用精子库、卵子库的相似做法,“代孕者”与“需求方”相隔隔、保密,代孕者有相应的健康标准,需求方也有相应的规定和限制,尤其禁止私人之间的“代孕”行为,也要禁止一般机构或医疗单位实施代孕,尽力避免代孕产生的各种“利益交易”行为,尽力避免社会伦理方面的纠葛。

笔者理解,目前对计生法律的修订,重要的是要适应目前中国的人口形势:适龄劳动力人数的下降、

老龄化社会过早地来到,要保持中国发展的活力,自然增长率应适度上升,需要我们寻找对策。我们注意到,十八大以后,中央先前提出“单独二胎”的政策,可实施过程中,年轻人响应的积极性没有预期那么高。相关研究单位和部门做了调研,提出更积极的方案。重要表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中已经披露“一对夫妇二胎”的政策,将要实施。我想,代孕条款的修订,是顺应大势大局的“网开一面”的做法,需要大家提供思路和智慧(也深信立法部门亦有智慧),确定更合理、更人性化的细则。(作者为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

新民新语

面对逃费

左妍

近日,一名河南南阳的骨科医生发微博称,他接诊了一个被电锯切伤左手的病人,血管肌腱均有损伤,血流如注。患者没有家属,医保卡的钱也不够。因为怜悯,医生在患者未缴费的情况下给与清创缝合。然而术后患者未缴费却不辞而别,就诊卡上仅剩的几十元钱也被取走了。

这个故事有点像《东郭先生与狼》,而可贵的是,医生虽然很郁闷,但随后又追加了一条微博,声称逃费事小,但患者没有去药房取药,他也没来得及交代注意事项,为此他一直很担心患者的术后并发症。

医生微博下面的留言,大多是他的同行,大家纷纷说起了自己经历过的患者欠费跑路的事例。原来,白衣天使尽责尽力救死扶伤后,患者逃费的情况并不罕见。有人留言称,一个重病号所逃的费用,有时相当于一个医生一年白忙乎。整个科室搭上成本,奖金、工资可能受到影响,但更严重的是,原本还心存良知的医护人员心冷了。

为了对付逃费,各地采取了各种手段,有的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多少钱就开多少药,账户上没钱就停药;有的医院因患者的费用不够,推诿患者;还有的医院,患者出入大门必须携带出入证,否则就算磨破嘴皮子也休想离开半步。

逃费与反逃费的博弈,使原本就不够融洽的医患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从道义上说,逃费行为是一种“恶”,会伤害到道德良知,即便因为家庭贫穷,也不能如此透支医生的信任,因为这样很可能导致那些真正困难的患者得不到很好的救治。医生只是血肉之躯,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遵守道德,帮助病人,但是病人没钱,和医生有什么关系?

医务人员医德与欠费的夹缝中遭遇两难。然而,如果这时候医生或医院再出面谴责和声讨,即使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客观上也是对医患关系的一种伤害。所幸的是,医生没有这么做,而是以仁爱之心,做出了完全出乎公众意料的举动。这样的一种“惦记”,一点也不矫情。医患关系的改善,需要的正是这种点滴的温暖与善意。

当然,要是过阵子医生再发帖称“钱还回来了”,那将是最完美的结局。